

中华英杰 (3)

ZHONGHUA YINGJIE

主编 王俊义 黄爱平 冯广裕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中华英杰(3)

ZHONGHUA YINGJIE

主编 王俊义 黄爱平 冯广裕

中华英杰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 5 号

责任编辑 孙建江

美术编辑 孙达明

封面设计 池长尧

插图 王重圭 王家训 松 人

宋 仁 曹丽娜 王 洋

钱贵荪 月 明 吴耀明

中华英杰(3)

王俊义 黄爱平 冯广裕 主编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插页 5 印张 18.25 字数 422000 印数 1—5500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42-1358-4/G·750 定价:25.00 元

编 著:

张	微	阿	牛	曲	泓	韩大庆
朱	萍	林建曾	廖	雄	江秀平	
徐东波	钟作英					

前 言

大浪淘沙，精华犹存！

当人类就要跨入 21 世纪大门的时候，我们回首昨天，依然会惊喜地发现：那些曾经推动过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人，那些曾经对中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，他们并没有被历史的尘埃而湮没，也没有被岁月的风沙所扬弃。秦始皇、祖冲之、李世民、范仲淹、岳飞、林则徐、龚自珍、鲁迅、毛泽东……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，永远放射出动人心魄的光辉，无论沧海几回桑田，历史始终赋予他们一个个无法替代的显赫位置。

他们是为人们永世敬仰的中华英杰。

顺应时代潮流，推动历史车轮。当国家面临四分五裂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、社会呼唤巨人的时候，他们顺应民心使国家回归一统，改朝换代开创历史新纪元，审时度势把国家推向空前繁荣；当神圣疆土受到外来侵略和无情践踏时，他们视名利为身外之物，不惜血洒疆场，以至刚至大的浩然正气和非凡的军事才能，为国戡乱，消除祸患，保证了国家疆土的完整，捍卫了国家主权的独立；当民族发生危机、时代需要先声的时候，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著书立说，以振聋发聩的言行和独立的人格、操守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股思想文化清

流；为了富国富民，他们呕心沥血，以出众的才智创造了一个个
人间奇迹，令全球瞩目。我们从上述的四个方面各选择了 10 位
有代表性的人物，相应分成四辑，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。

前有古人，后有来者。我们承传历史，重现中华英杰的风采，
只是希望新一代的少年儿童重视昨天，珍惜今天，更好地开创明
天，以中华英杰为楷模，使自己成为中华民族未来的脊梁！

纵观中华历史五千年，杰出人物数不胜数。只是我们小小的
篇章无法承载中华英杰所有的足迹，挂一漏万实非我们所愿。

书中不足之处，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心系天下的大思想家——孔子·····	1
志高行远著青史——司马迁·····	63
忧国忧民的诗圣——杜甫·····	114
先天下之忧而忧——范仲淹·····	166
位卑未敢忘忧国——陆游·····	225
倡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学者 ——顾炎武·····	285
呼唤时代风雷——龚自珍·····	334
传播西方先进思想——严复·····	392
民族魂——鲁迅·····	436
文化伟人——郭沫若·····	498

心系天下的大思想家——孔子

张 微

小 传

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（公元前551年—公元前479年），生于曲阜昌平乡陬邑（今山东曲阜县东南）。远祖曾是宋国国君。父亲名纥，字叔梁，迁居曲阜后凭勇力和战功当上陬邑邑宰，生下孔子时已近晚年，在孔子3岁这年不幸病故。

孔子生母颜征在因为“妾”的身份不为同族所容，只好带着孔子迁居到曲阜的“阙里”定居，依靠为人洗衣和做针线活度日。所以孔子幼年和少年时期生活困苦，长大后当过管理帐目的“委吏”和管理牲畜的小吏；在懂得一些丧葬规矩后，还当过吹鼓手。由于从小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中间，他们终年劳累不得温饱的痛苦心情，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成为他此后终身奔波推行“仁政”及“节用、爱民”的思想基础。

可是母亲十分要强，宁愿自己多劳累些也不愿儿子混在“仆隶厮养”堆里，于是带着他四处向有学问的人求教。加上鲁国素称“礼义之邦”，曲阜又是都城，文化气氛比较浓厚。他在母亲严格督促下，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。母亲病故后，他继续一面劳动一面自学，进入青年时期已经熟读诗书，通晓礼仪了。30岁那年，在未能实现“出仕”希望的情况下，他毅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。经过长期努力，加上他学识渊博，

施教得法，弟子越来越多，所办私学终于获得上层社会承认和支持。在34岁时，他终于得以赴周天子所在地洛邑学习，接触到夏商周三朝丰富的文献典籍，并对奠定社会政治秩序的《周礼》发生了浓厚兴趣。经过刻苦钻研，他认定唯有施行以“仁政”为核心、以“克己复礼”为形式的方针，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。

公元前501年（鲁定公九年），经过许多次波折，51岁的孔子才出任“中都”邑宰。他带领弟子以此为实验园地，努力推行“仁政礼治”，一年后果然把中都治理得路不拾遗，百姓鼓腹讴歌，成为相邻地区的仿效榜样。随着威望的提高，他又先后被任命为“司空”及“大司寇兼摄相事”。他运用获得的权力，拆毁了贵族及其家臣据以叛乱的领地城墙，挫败了齐国劫持鲁定公的阴谋，引起了本国贵族和齐国的恐慌。他们因此联手设计陷害和排挤他，终于使他不得不辞去公职，开始了长达14年的漂泊生涯。

公元前497年（鲁定公十三年），55岁的孔子率领弟子往返于卫、宋、陈、蔡、郑、楚……等国，行程数千里，先后三次被乱兵所困，两度绝粮七日，饱尝颠沛流离之苦。眼见所到之处田园荒芜，百姓面有饥色，他常常仰天长叹，潸然泪下，可是却没有一个国君肯采纳和推行他的“仁政礼治”，最后只得回到鲁国。

回到鲁国后，他以68岁的高龄一面继续授徒讲学，一面着手整理和删定《六经》，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这些著作耗尽了他的心力，加上夫人、儿子及几个弟子相继早逝带来的打击，终于使他倒在了病榻上。

公元前479年（鲁哀公十六年），他逝世在曲阜家中，享年73岁，归葬于泗水之畔。

穷孩子的心向着穷人

公元前 551 年夏历八月二十一日（鲁襄公二十二年），鲁国都城曲阜城南的小镇陬邑(zōu yì)^①，一个脑袋形状有点古怪的男婴出世了。男婴的父亲姓孔，名纥，字叔梁，是陬邑的邑宰。他发现这男婴头顶四面高中间低，很像陬邑附近的小山“尼丘”，想起这男婴是妻子在“尼丘”祝祷后出生的，就为他取名“丘”；因为是第二个儿子，又按照当时用“伯、仲、叔、季”排列兄弟次序的习惯，取字为“仲尼”。

孔叔梁先世是宋国人，祖籍河南商丘，说起来还是宋国国君的后裔，但是到他五世祖这一代就已经衰落了。迁居到地处山东西南部的鲁国后，孔叔梁全凭勇力和战功，才当上陬邑的邑宰。生孔丘这年他已经老了，再加上陬邑地方小，收入低，还要养活前妻生的九个女儿和一个残废的儿子，所以在孔丘 3 岁那年，就因为劳累过度而逝世。

不幸的是孔丘生母颜征在是孔叔梁晚年娶的妾，同族人不

^① “邑”是古代对大小城市乡镇的通称，行政长官叫“邑宰”。

承认她的地位，孔叔梁一死就把他们母子赶出了家门，连殡葬之礼也不让他们参加。颜征在是个非常有志气的女人，就抱着孔丘离开陋邑，到曲阜城中的一条小街“阙里”定居（在今曲阜孔庙东门外），依靠给人洗衣和做针线活苦度光阴，并且从来不告诉孔丘生父是谁。

所以孔丘幼年时生活很困苦，长大后自己曾说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”。所谓“鄙事”就是粗活。他当过管理帐目的“委吏”、管理牲畜的小吏。学会摆弄乐器和懂得一些丧葬规矩后，还当过帮人办丧事的吹鼓手。正因为这样，他从小就接触生活在最底层的“鄙人”、“庶人”，十分理解他们终年劳累不得温饱的痛苦心情；特别是眼看戴着手铐脚镣服劳役的奴隶常常受尽折磨悲惨地死去，心里更是难过，成为他后来终身为推行“仁政德治”而奔波的思想基础。

可是孔丘的生母颜征在十分要强，她宁愿自己劳累些也不愿儿子永远混在仆隶和杂役堆里，于是亲自带着他四处向有学问的人求教，督促他读书识字。由于鲁国的开国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，他分封在鲁地后，带来了大量诗书礼乐方面的典籍和文物，因此鲁国素称“礼仪之邦”，特别是都城曲阜，文化气氛十分浓厚，有学问的人很多。孔丘在母亲的严格督促下，不到15岁就已经熟读诗书，成为通晓礼仪的人，在和少年朋友们一起做游戏时，也常常模仿太庙里的祭祀仪式，按次序上香、摆祭器、献祭品、行酒礼，一进一退神态庄严肃穆，很像那么一回事。邻居们看见都说：“这孩子长大后，一定是个有出息的人。”要自己的子弟跟孔丘多接近。因此孔丘就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其中一些后来还成为他的弟子。

公元前535年（鲁昭公七年），孔丘的母亲因操劳过度，在34岁的盛年就病故了。临终前，她才把儿子身世和他父亲葬地

防山（在今曲阜城东 15 公里处，俗称“梁公林”），约略地告诉了他。孔子悲痛之余，做了一件令曲阜人刮目相看的大事。

孔子尽礼盛殓（liàn）母亲后，就请人把灵柩抬到曲阜城中一条叫“五父”的大道旁，自己在灵柩边伏跪守灵，七日七夜一步也不离开，哀求围观的人帮他打听父亲墓地的具体方位。

这一下轰动了曲阜，围观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。有的人称赞孔丘尽孝知礼，也有人劝他让母亲“入土为安”。他恭谨而又哀伤地回答道：“我母亲生前得不到孔氏家族承认，以至我的身世也不明不白。那么我该不该姓孔呢？我希望母亲能够和父亲合葬，是为了正名分，天下难道还有比‘正名’更重要的事吗！”

孔氏家族的人出来和他评理，也被他引用礼法典籍，一一加以批驳。他说：“我母亲虽然是妾，可是他和我父亲的结合在《周礼》允许的范围内，我生下来后由父母抱着进家庙参拜过祖先，行为也完全合乎礼制。鲁国是礼仪之邦，我要求父母合葬并不违礼，孔氏家族难道没有懂礼仪的人了吗！”

这时孔丘虽然才 17 岁，因为自幼参加劳动，生得体格健壮，身材高大，差不多有 1.8 米左右（鲁制九尺六寸）；再加上说话在理，尽管是跟人辩驳，态度仍然恭敬有礼，娓娓陈词中蕴含着一种百折不回的气概，不由人听了不点头，帮他说话的人很多。

僵持了一段时间，孔子的坚韧精神终于感动了一个叫“挽父”的青年。他从母亲那里打听到：当年运送孔叔梁灵柩入葬的牛车，正是由自己的父亲驾御的，就悄悄跑来告诉孔丘。孔丘谢过他，又央求他父亲仍然用那辆牛车，运送自己母亲的灵柩到防山和父亲合葬。合葬过程全部严格地按礼制进行，许多平民和奴隶都自动赶来帮忙，送来祭品和殡葬应用的器皿。这使孔丘加倍感受到平民阶层的淳厚和质朴，对他们的命运也更关心了。

这时候鲁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交逼中。首先是公室衰微，继承襄公登位的鲁昭公就像一个傀儡，实际权力已经被三家世袭的卿大夫所分割。这三家世卿是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，号称“三桓”，许多贵族都只看他们眼色行事。“三桓”各有各的军队和领地，尤其是执政的季孙氏，宠用家臣阳虎横行不法，闹得鲁国鸡犬不宁。而和鲁国同在山东的齐国则虎视眈眈，时刻想吞并鲁国。鲁国国君有意结好南方的楚国为后援，又怕惹恼了近在山西的晋国；干脆不附于楚也不附于晋吧，兵强马壮的齐国却随时可能打进来。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已经很长时间了。“三桓”却不管这些，常常为了争夺权力相互攻打，征调平民和奴隶去加固自己领地的城堡。平民阶层不能安居乐业，收获的庄稼十之七八被“三桓”掠夺去，有时连生产工具都保不住。就像帮过孔丘大忙的挽父父子，连人带牛车被季孙氏征用，一去大半年，以至田地荒芜，屋舍破败，年老的父母穷得连粥也喝不上。奴隶更不用说了，一串串被牵去构筑工事、守卫边关，大批大批地因为饥寒交迫死在半路上……

面对这种现实，对《周礼》已经有些研究的孔丘认为：平民和奴隶们的命运之所以如此悲惨，完全是因为《周礼》所制定的社会秩序崩溃了的缘故。如果按周礼行事，各国诸侯必须尊重中央王朝——周室天子，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，各国就不会争雄称霸相互攻伐；同样地，各国的贵族世卿也只要服从“公室”，做到上下有序、尊卑有别，就不会自立山头争权夺利。这样一来，干戈就会平息，天下就会太平，人间的一切悲剧也都不会发生了……

他白天仍然“操持贱业”，为富户们管理田地和仓库以维持生计，晚上则挑灯苦读，研求诗书和礼治。邻里们都拿他当作教育子弟的榜样，和他交游的读书人也一天天多起来。渐渐地，

他心中孕育出一个远大的理想：用毕生精力去宣扬和推行周礼，使崩溃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，让天下“庶人”重新过上好日子！

一天，鲁国的执政世卿季孙氏家族大宴宾客，许多读书人都接到邀请去赴宴了，却没有他的份。他这时血气方刚，心想自己说什么也是“邑宰”的儿子，而且通晓诗书礼仪，应该算是人们所称“士子”了。再说他也很想通过参加宴会认识季孙氏家族的代表人物——季武子，以便找机会说服他奉行周礼，尊崇公室。如果季武子赏识他的才智学问，留他在身边做事则更好，他将施展自己的才能，辅佐季孙氏为平民百姓造福。

可是到了季孙氏家门口，一看先就怔住了。一个在台阶上指挥家奴轰散闲人的青年，身材几乎跟自己一样高，个头也跟自己一样魁梧，就连宽宽的下颏和厚厚的嘴唇也十分相像。如果不是华丽的服饰和不可一世的骄横态度，他几乎要怀疑是自己的化身。这个人叉着腰站在那儿呼呼喝喝，旁边的人看看他再看看那个青年，也不由惊讶得瞪大了眼睛。

他赶快向认识的人打听，才知道这人正是季武子手下最有势力的家臣阳虎。他早就听说这阳虎非常蛮横，带着家奴上集市买东西从来不付财帛，常常前呼后拥地在曲阜大道上横冲直撞，看谁不顺眼了就呼的一鞭……

现在面对面了，他倒要看看这家伙不讲礼法到什么程度！

他昂然登上台阶，阳虎起先也怔了一下：怎么天下还有和自己如此相像的人！可是接着就虎起脸傲然问：“你是谁？接到过执政的邀请了吗？”

孔丘坦然回答说没有，然后报上自己家世和姓名，不卑不亢地请他通报季孙先生，就说阙里孔丘要参加今日的盛宴。

阳虎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那个合葬父母的孔老二啊！听说你管牛羊和当吹鼓手都很有一套。可是你知道不知道，今

天执政设宴是为了招待四方士子，不是招待你这种自以为是的黄毛小子的。滚你的蛋吧！”

孔丘一听肺都快气炸了，不过他不想跟这种不懂礼法的人争吵。在平静下来后，他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我家先祖曾经是宋国国公，我父亲是领受过鲁国公室禄米的邑宰，我本人饱读诗书，熟习礼仪，怎么不是士子呢！你不过是个家臣，为客人通报是你应守的职分，怎么能代替世卿拒绝承认我的士子身份呢？”

阳虎大怒道：“拒绝了又怎么样！我说你不是士子就不是士子。即使执政世卿承认了你，我不承认也一样进不去，快滚吧！”

孔丘严正地回答道：“上下有序，尊卑有别，家臣和世卿不在一个等级上，相互不能代替。你身为家臣说这样的话，居然凌驾在世卿之上，是不合礼制的！请你赶快进去通报。”

阳虎不再答理他，厉声命令家奴把他轰下台阶。看着他被人推搡得跌跌绊绊东倒西歪，阳虎还冷笑着对看热闹的人说：“先祖当过国公又怎么样！就是周天子现在也不中用了。哼！什么礼制不礼制，我看这家伙算是迂腐到家了……”

一些趋炎附势的人都哈哈大笑，看着孔丘在暗影里满地摸鞋子的狼狈模样，跟着说了许多嘲笑他的话……

心忧天下，发愤办学

在季孙氏府门前受的羞辱，给孔丘以极大的刺激。回到家里，他一连发了好几天呆：为什么阳虎敢于当众蔑视礼法，不

把执政世卿和周天子放在眼里？为什么那么多人——当中也有士子，竟然是非颠倒附和阳虎嘲笑自己？这个世道究竟怎么啦？

……

他这样想着想着，渐渐回过味来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原先的想法没错，归根到底是礼治完全被破坏了，所以上下尊卑关系混乱，人欲横流，兵戈扰攘，黎庶（百姓）受苦……

想到这里，他益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，下决心为礼制和礼治的复兴奋斗终身。

可是理想是一回事，真正做起来又是一回事。首先，经过五六百年的战乱，有关周礼的典籍散失得很严重，他花了很多精力东抄西凑，仍然觉得零乱而缺乏系统。其次，《周礼》的文字非常古奥简约，有些地方不对照实物简直无法理解，关在屋子里是无法深研的。

于是他决定申请进太庙充当杂役。

太庙即太祖之庙，是供奉开国国君的。鲁国开国国君就是那个制订《周礼》的周公旦。他深信那儿从殿堂建筑到礼器陈设必定最合古礼，进入太庙充当杂役一定能学到许多东西。可是他不知道，鲁国由于公室衰微，国君失势，太庙被人冷落已久，掌管太庙的人也常常领不到禄米，更不用说助手和杂役们了。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，许多读过一些书的人都在争着投靠世卿和家臣，孔丘却去干这种异常清苦的差使，就连他的一些朋友都认为他在冒傻气。

他却不管这些，尽管平时生计已经很窘迫，仍然尽力节俭下来，置齐了进入太庙的服装。逢到太庙月祭和节祭的日子，必定比别人提前进庙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对于各种礼器的使用方法，以及行祭时揖让进退的次序，他都观察得十分仔细。有些礼节虽然在书上已经读到过，遇有不十分明白的地方仍然虚

心向人求教。比方说，他发现夏秋两季的祭礼比春天冬天要隆重些，就去问年高德劭的长者。长者们回答他，夏秋是阳极盛和阴将盛的时节，和农作物收成有关，所以要特别重视。他发现这正是他收集到的资料上所不具载的，赶快记在随身带的竹简上。

这种认真劲儿虽然得到一些人的称赞，可是也有一些人却趁机讥笑他道：“你不是通晓礼仪的人吗？进了太庙还要问这问那，以后就别谈什么礼不礼啦！”

孔丘正色道：“不懂就问，正是《周礼》中说的，我这样做就是按《周礼》行事，有什么可笑呢！”

讥笑他的人都满面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实践后，他还观察到在行祭的时候，有些人态度很不严肃，跟庄重的祭祀场面很不协调。他忽然有所憬悟，对理解他事业的人说：“我知道了！礼制的不行于世和乐理的失传有很大关系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一面奏乐一面还有人嬉笑呢！那是因为在曲中缺少一种庄严肃穆的音韵，没有充分发挥陶冶和教化作用啊！”

于是他又一头扎进了对乐理的研究中，首先向著名的乐师襄学琴。而在那个时代，因为“礼崩乐坏”，乐师也一样受到冷落，尤其被一些热衷于名利的青年士子看不起。所以师襄看见孔丘登门求教，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不高兴地说：“我老了，这些年让人奚落得也够了，听说你是个懂礼义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拿我老头子开心呢？”

孔丘诚恳地说：“我绝对没有这种意思。据我知道，礼和乐的关系，就像船和水的关系一样。我既然专心致志于《周礼》，怎么能不好好学习乐理呢！”

师襄被他的诚意所感动，就开始尽心地教他学琴。他学琴